

剑双飞

(台湾)玉翎燕著



独家授权

玉翎燕

首次推出

武侠小说系列

(台湾)玉翎燕著

剑双飞

(下)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第十六章

惊悼一把剑 喜见旧铸炉

在衰黄的草原上，一切还没有带来春的音讯，依然保持着严冬的沉默，与深秋的萧杀。尤其遥望着长白山头，那未溶的冰雪，一片白茫茫的山峰，谁又能相信这时候的江南，已经草长莺飞百花生树了呢？

如果说，在这草原上还有春天的气息，那应该是两匹疾驰的马所带来的！

马是一色的枣红口外名驹，马上的人，却是各有不同，左边那匹马上的一位姑娘，看上去也不过才十七八岁，长得眉目如画，神采飞扬，穿着一身淡绿色的紧身衣裳，偏偏又在外面裹了一袭猩红色的大披风，领子上露着一圈雪白的羊毛，越发衬托得肌肤如雪，明眸皓齿，这鲜红艳绿的颜色，穿在别的姑娘身上，会显得俗气，可是穿在这位姑娘身上，只觉得愈发明艳动人。

坐在右边这匹马上也是一位姑娘，她却是穿一身月白色的衫儿，外面裹了一袭嫩黄色的大披风，淡雅得就如同是冰雪湖中的一朵雪莲，浑身已经不带一点烟火气。在披风里，露出的那张吹弹欲破的脸，镶着一对黑宝石一样的眼睛，闪着智慧的光芒。

这一对人间绝色的姑娘，纵着坐骑，在草原上轻驰着，风

儿吹来她们的银铃笑声，将这沉睡在寒冬里的大地，也唤得苏醒了！

穿红披风的姑娘忽然勒住坐骑，遥指着马鞭，对那穿黄披风的姑娘说道：“冷姊姊！我们跑到那山上去，眺望一下四周的景色好么？”

这位被唤作“冷姊姊”的，正是冷雪竹姑娘，她和这位于小雁姑娘，虽然才只认识两天，但是，她已经深深地喜爱着这位小雁姑娘，她常常自己这样想：“小雁一定是快乐仙子的化身，任凭谁和她在一起，都沾染上快乐的情绪，如果她是我妹妹，一定会被我宠坏的！”

她含着笑，注视着身旁的于小雁，点点头道：“小雁妹妹！你说的当然好！”

于小雁得意地娇笑一声，忽然一抖手中的丝缰，那匹枣红高马，随地一声长嘶，一矮身，箭也似的窜出去，迎着风，就像一条矫健的游龙，起落隐现在草原上，向那山上驰去。

冷雪竹姑娘也放开缰，纵马随后就追。

如此一前一后，两匹马跑个首尾相衔，不消片刻工夫，已经奔上林中上山的小径，向山上狂奔而去。

在山上如此穿林越涧，跑了约有一盏热茶的光景，已经渐渐地看到积雪的痕迹了，于小雁姑娘突然一声娇呼：“冷姊姊！我们到了！”

言犹未了。只见她人从马背上一旋而起，那猩红色的大披风，迎风鼓起，就像是平地吹起一朵红云，悠悠地飘起三丈七八尺高，然后一个转侧，又像是一片落叶，轻悠悠地向前落下去，正好落在一堵突出的岩石上，笑嘻嘻地对冷雪竹姑娘招呼。

冷雪竹姑娘微微一笑，当时也飘身下马，穿出树林，拔空而起，落到那岩石上去。

于小雁姑娘挽着冷姑娘，半偎在她身上，指着山下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看这一望无际的草原，从上面看下去，看得人心里开朗多了！要是到了天气暖了，草儿长了，绿油油的一片，那就更美了！姊姊！你说是么？”

冷雪竹倒是由衷地点点头，不由地说道：“这里的景色，的确是好，和那风沙满天的西北，迥然不同，就是号称山明水秀的江南，也难得看到这种壮阔而又秀丽的风光。”

于小雁忽然抬起头来望着冷雪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喜欢这里么？”

冷雪竹点点头，眼睛却凝视在那遥远的草原上，低声回答道：“我喜欢！”

于小雁拉着她的手，摇撼着，仰着头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要是喜欢这里，就留在我们家好么？”

冷雪竹突然一怔，低下头，收回视线，问道：“小雁妹妹！你说什么？”

于小雁笑嘻嘻地说道：“我说姊姊喜欢这里，你就留在此地，我们可以在草原上骑马，我们可以在深山里狩猎，我们可以同在庄上读书，作女红，练武功，还有……”

冷雪竹很感动地握住于小雁的手，认真地说道：“小雁！你说得真好！真美！”

于小雁说道：“冷姊姊！我喜欢你！我爹爹和娘也都喜欢你，你要是觉得方才我说的那种生活很美的话，你就留下来吧！我是多么希望有你这样一位姊姊！”

小雁这种坦率而纯真的感情，使人十分感动，冷雪竹紧

紧地握住她的手，凝视着良久，才缓缓地说道：“小雁妹妹！谢谢你的美意，我也真的喜欢你！我也更感谢老伯伯和伯母对我的爱护，我也很想留下来，和你生活在一起。但是，小雁妹妹！我……”

于小雁惊道：“冷姊姊！你……你有什么困难么？”

冷雪竹叹了一口气说道：“小雁！你还年纪小，而且你一直是幸福地生活在父母的爱护之下，不会知道人世间的许多不能尽如所想！”

于小雁睁着一双滴溜溜的大眼睛，望着冷雪竹，半晌，她也点点头说道：“冷姊姊！小雁今年也不小了，我懂得，你有许多事要做，不能留在这里，我听爹说，姊姊负着一身血海深仇，要去洗雪！”

冷雪竹点点头。

于小雁又说道：“前天，和你一同来的那位朱阿姨，还差一点和爹拼了起来，据说也是为了与你那身血仇有关。”

冷雪竹叹道：“是的！老伯祖传的那支‘剑旗’，曾经被我的仇家盗用过，朱姨根据这点线索才误认老伯就是当年的杀母仇人。”

于小雁急道：“原来是这样呀！那多可怕啊！后来朱姨怎么又相信爹不是那种人呢？”

冷雪竹说道：“事情真的假不了，假的也真不了，只要双方对面，真假立即就可以判明的！要不然在那天晚上，就会闹得腥风血雨，我们怎么能这样并辔游行呢？”

于小雁伸着舌头缩了一下脖子说道：“真可怕！可是这个为什么要嫁祸到我爹的头上呢？”

冷雪竹说道：“据说老伯这次也要打破数十年来的习惯，

他老人家要亲自察访察访，看看到底是谁，会用这种移花接木的手段，嫁祸到这里来。”

于小雁忽然又跳起来说道：“冷姊姊，我爹要出去，他一定会带我去，姊姊！我们这回可一道走了！”

冷雪竹摇摇头说道：“小雁！我只怕不能和你一同走！明后天我就要和朱姨向你们道别了，因为在长白山下我们还要寻找一个地方……也许是一个人……也许是一件东西。”

于小雁奇怪地问道：“冷姊姊！你到底是找一个地方，还是找一个人，或者是找一件东西呢？”

冷雪竹笑道：“我也不知道，因为当初对我说的人，并没有说明白。”

于小雁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说说看，到底找什么！在这长白山一带，虽然地方辽阔，但是，在数百里之内，我都跑得很熟，说不定我可以知道一点线索。”

冷雪竹说道：“我要到长白山麓，寻找‘一把剑’……”

于小雁当时几乎跳起来，瞪着眼睛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‘一把剑’？”

冷雪竹心里一动，立即点点头，她便把祁连山龙老人所说的情形，大略地说了一遍。她最后说道：“我也想到这‘一把剑’可能是一位武林前辈，但是，龙老人并没有说明，而且他是为了我这宝剑断了，要我来这里找一把剑，谁能知道是不是要找一把新的宝剑呢？”

于小雁忽然一跃而起，拉着冷雪竹姑娘的衣袖，紧张地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说那祁连绝谷的老人姓龙？”

冷雪竹愕然地点点头。

于小雁拉住冷姑娘的手，说道：“走！冷姊姊！我们去看

一件东西！”

于小雁这个出奇的举动，使冷雪竹感到惊讶，她就这样满心不解地被于小雁拉着向山上跑去。

这一程跑得很快，越过一个陡脊，翻过一道山棱，又爬过两层峭壁，来到一个突出的山腹位置，此处位置已经很高。山上已经不少低凹处，积有残雪未消，山风也渐渐地较为劲厉。

于小雁对于这一程路，似乎十分熟，沿途毫不停留地起落飞腾，最后停在山腹之上，面向着一座坟茔，她才松开手，顿时满脸庄严肃穆之情，缓缓地走过去，跪在墓前恭恭敬敬地行礼。冷雪竹此时满心疑窦未解，但是，她发现这座坟墓，风水十分好，青龙抬头，白虎伏首，前瞻辽阔，后地巍峨，坟旁围栽着几株松树，已经高达一丈有余，虽然深山非常荒寞，这座坟茔却是整洁非常，拜台之上，还放着一束未谢的腊梅，分明是经常有人前来打扫祭奠。

冷雪竹心中暗自忖道：“这座坟茔是何人的？于小雁她带我到这里来为了何事？她方才分明很意外地问到祁连绝谷的老人，是否姓龙，难道这座坟茔与龙老人还有什么关连么？”

她正在这里猜测难定，忽然，于小雁走过来，拉着冷雪竹的手，轻轻地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过来看！”

冷雪竹随着她走到拜台之上，只见墓碑上写着一行大字：“显妣龙母于太夫人之墓”，旁边还有一行小字，但是字迹已经半被土所掩盖，而且也长满了苔藓看不清楚。

冷雪竹惊问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于小雁恭敬地说道：“这是家祖母她老人家的坟茔！”

冷雪竹立即退到拜台之下，恭恭敬敬地叩头行礼，但是，

她当时的心中，仍然止不住在怀疑：“这墓碑上明明写着龙母于太夫人，小雁妹妹又说是她祖母，既然是这样，她为什么不姓龙，而要姓于呢？”

她叩拜已毕，站起来的时候，她的眼睛又接触到那墓碑上的“龙母于太夫人”几个字，突然心里一震，仿佛恍然大悟：“难道说，这位龙母于太夫人，就是祁连绝谷那位龙老人他的……”

于小雁这时候又拉住她的手，仰头问道：“冷姊姊！你的宝剑断了，那位龙老人要你来到长白山麓，寻找一把剑么？”

冷雪竹点点头。

于小雁又接着问道：“冷姊姊！你可知道我奶奶她是谁？”

这个问题很奇特，于小雁的奶奶就是墓中的“龙母于太夫人”了，还会是谁呢？冷雪竹有着很大的不解，瞪然注视着于小雁。

于小雁有几分骄傲，也有几分伤感地说道：“我奶奶就是当年与‘一条龙’同时享有盛名的‘一把剑’……”

“啊”地一声，冷雪竹这回是真的惊住了！

于小雁又接着说道：“我奶奶之所以被人称为‘一把剑’而闻名，那不仅是因为她老人家的剑术造诣登峰造极，而且，她老人家的铸剑的技术，天下无出其右。”

冷雪竹这才又是一声意味深长的惊呼，她明白了龙老人要她到长白山来找“一把剑”的用意，是希望能得到“一把剑”的相助，使断剑铸成好剑。但是，谁知“一把剑”已经墓石高拱，这铸剑之事，看来已是落空了。

她呆呆地站在墓碑之前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

冷雪竹仰头问道：“小雁妹妹！你不知道！我这次来到长

白山麓，主要的目的有两个，而这两个目的都是要仰仗……”

于小雁忽然眼睛一转，跳起来说道：“冷姊姊！我再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！”

她也不由分说，拉着冷雪竹就跑，一连越过两处悬岩，突然又飘身落到一个峭壁的转弯里，小心留神地转过弯，迎面有一个石洞，于小雁对冷雪竹招招手，一转身便钻进洞里去。

冷雪竹也随着走到洞里，只见里面还分成里外两间，十分宽敞，从顶上透进天光，石室里面光线十分柔和。

于小雁又拉着冷雪竹走进里间，原来里面陈设着许多东西，有熔炉、有风鼓、有铁砧、有许多应用的锤、叉、刀、剪……之类的工具，虽然炉中火冷，早已没有使用，但是所有的东西，都还保持得干干净净，光洁如新。

冷雪竹脱口问道：“这是……”

于小雁仿佛已经知道她问话的意思，立即点点头说道：“这是我奶奶生前铸剑的地方，我奶奶生前只铸了两把真正的宝剑，但是，就是一般宝剑，只要是经过她老人家铸的，无不锋利超过平常。”

冷雪竹回想起前天在路上遇到那些人，一个个使用的青锋长剑，果然都是不同于寻常，她知道于小雁的话，是言之实在的！但是……

她禁不住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心头有无限的沉重，觉得这趟长白山是白跑了。

于小雁拉着她问道：“冷姊姊！你那把宝剑为什么会断了呢？”

冷雪竹便将祁连绝谷与神兽大黑熊拼斗的情形，大概的

说了一遍，于小雁当时不觉咬着自己的指头说道：“这个大黑熊真厉害，怎能够一口将宝剑咬断呢？”

她忽然又天真地抬起头来问道：“冷姊姊！你这把宝剑很重要是不是？”

冷雪竹苦笑道：“这把剑是我恩师传授，是师门宝物，一旦折断，我将何以对恩师？而且将师门宝物损坏，这简直就是有辱师门的事，我真是……”

于小雁连忙安慰着说道：“冷姊姊！你不必着急，龙老人所以叫你到长白山来，他老人家会想得到我奶奶已经离开了人世，因为算起来，如果我奶奶在人间的话，今年应该一百零几岁了，世上难逢百岁人啊！冷姊姊你说是不是？”

冷雪竹叹口气点点头。

于小雁接着说道：“龙老人他老人家也会想得到我奶奶会将这铸剑之术，传给我爹的！”

言犹未尽了，冷雪竹姑娘不禁跳将起来，抓住于小雁的手，急促地问道：“小雁妹妹！你是说于老伯他老人家也是铸剑名手？”

于小雁笑道：“冷姊姊！你怎么啦？岂止是当今铸剑名手？家学渊源，独步当今，还有谁能超过爹他老人家铸剑功夫？”

冷雪竹姑娘这才愁颜顿解，喜笑颜开地叫了一声“小雁妹妹！”这时候就听得洞的外间有人呵呵大笑说道：“雁儿！哪有女儿为父亲胡乱吹嘘的道理，也不怕你冷姊姊笑话么？”

于小雁一听，咦了一声，立即笑着说道：“怎么？爹来了？”

冷雪竹姑娘也赶紧来到洞外间，只见于凡和朱姨站在外间，连忙上前行礼。于小雁跳上前去，偎在怀里，先回转头去，叫了一声“朱阿姨”，然后，才撒娇地问道：“爹！你和

朱阿姨是什么时候来的！”

于凡呵呵笑道：“我就知道你们准是到这里来了！正好我和你朱阿姨谈到冷雪竹在祁连绝谷的奇遇，所以特别来到这里，想把这件事告诉你们。没有想到，我们还没有来以前，你们就已经谈过了。”

于小雁仰起头来认真地说道：“爹！冷姊姊所说的那位龙老人，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的……”

于凡沉重地说道：“小雁！你曾经不止一次问过我，奶奶过去的往事，你也追问爷爷的下落，今天让我为你说明白这一段家门的秘密，也可以说是武林中的秘密！”

于小雁惶然地叫道：“爹！……”

于凡抚着于小雁的头，对冷雪竹姑娘点头说道：“冷姑娘！相信你对于‘龙母于太夫人’的疑问，一定也存在心中。”

他又转头向朱若熙说道：“巴夫人！当年一条龙和一把剑之所以在武林中一现即隐，始终是武林中的疑案，相信巴夫人乐于一闻的。”

他忽然长叹一声，然后沉重地说道：“今天让我来说一说这一段鲜人知道的往事吧！”

长白山的石洞中，燃起了熊熊的火焰，特别是在熔炉之中，火焰起得更旺，冷雪竹姑娘在一旁小心的拉着风鼓，于小雁姑娘在一旁添着木炭，两个人脸色，都被火焰照得红红的。

冷雪竹兴奋地望着于小雁说道：“小雁妹妹！我真说不出内心的感激！于伯伯不但为我重新燃起多年熄火的熔炉，为我劳费心神，重新铸剑，而且，还答应要为我炙炼‘阴灵松

子’，助我打通奇经八脉，冲破生死玄关，我这一生受于伯伯这样的恩典，真是报答不尽。”

于小雁姑娘白了一眼，翘着嘴说道：“冷姊姊！爹爹已经说过啦！要饲你再说这些话，他可不管这档子事啦！”

冷雪竹笑着说道：“他老人家愈是这样，愈是叫我感激得无以言之！”

于小雁捧了一把炭，放到熔炉里，望着冷雪竹说道：“冷姊姊！说实在的，要说感激，应该是爹爹和我，要感激你才对！前天爹爹不是说过，当年我奶奶和爷爷，为了一口闲气，双双分手，今天你来了，为他们老夫妇俩带来和好的讯息……”

冷雪竹叹道：“可惜晚了啊！要是于老前辈仍然健在，那又不同了！”

于小雁摇头说道：“你前天不听到我爹说么，一条龙和一把剑，是恩爱夫妻，只是彼此个性倔强，斗了一口气，其实双方何尝不想和好？所以，我奶奶直到去世，没有见到爷爷前来相见，可以说是死不瞑目！”

冷雪竹急说道：“小雁妹妹！那是因为龙老前辈自毁双目，在祁连绝谷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啊！”

于小雁说道：“可是谁知道啊？你来了，带来爷爷的话和要求，这分明是向奶奶赔不是的表现，奶奶九泉之下，会含笑而安心的！”

冷雪竹说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于伯伯和你，小雁妹妹！你们为什么不恢复姓龙呢？”

于小雁说道：“我听爹说，巧手书生大伯伯既然还在，龙氏门中，香烟未绝，可是奶奶的于氏门中，却是无以为继！爹

说，既然当初从奶奶姓于，就索性姓于吧！将来和巧手书生大伯伯见面的时候，再作决定。”

冷雪竹点点头，她心头浮起巧手书生龙玉泉那残废的身影，一阵凄凉之意，袭上心头，几乎使她忘了手中的风鼓。

于小雁见她呆怔怔地不觉叫道：“冷姊姊！你怎么啦？”

冷雪竹一惊，赶紧收敛心神，加紧拉动风鼓，口中搭讪着。

她将眼光注视到熔炉里，看了一会儿，不觉问道：“小雁妹妹！你是否记得于伯伯过去铸剑，需要多少时间，才能熔化？”

于小雁摇摇头说道：“从我解事时起，我就没有看见爹铸过剑，不过，根据一般说起来，熔钢化铁，要不少时间的！”

冷雪竹皱着眉说道：“可是，小雁妹妹！我们两人在此鼓风加炭，轮流不息，已经两三天了，你看，我那柄断剑，还是原样不动，这是什么原故？”

于小雁果真的朝熔炉里看了一眼，可不是么！那柄又细又窄的银丝剑，依然故我的在熔炉里，没有一点变动！

于小雁在这两三天当中，一直是和冷姊姊天南地北地聊天，根本就没有想这些，如今这样一看，她也惊住了，瞪着眼睛说道：“这就不对了！哪有两三天下来，还没有能熔化的道理？莫不是还有什么方法爹忘记告诉我们，让我们白白费了两三天的力气么？”

冷雪竹一面拉动风鼓，一面摇头说道：“于伯伯是何等精明的人，他怎么会忘记告诉我们呢？我是在想，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对？或者时间还不到？”

于小雁望着熔炉的火焰，一直在摇着头，口中喃喃说道：

“奇怪！奇怪！”

他忽然抬起头来说道：“冷姊姊！这中间一定有个道理，我曾经听到爹说过，上好的纯钢，在熔化之后，火焰会变成青色，可是看这火焰，一点也没有变，而且，你那柄断剑，连红也不曾红，这岂不是怪事么？”

冷雪竹心里忽然有一个不祥的预兆，仿佛这柄宝剑上，她将会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！

就在这个时候，一阵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，从石洞的外面，慢慢地走进来，于小雁抬头一看，连忙叫道：“爹！你来的正好……”

冷雪竹也站起来，一面拉着风鼓，一面说道：“于伯伯！”

于凡点点头，站在熔炉的旁边，脸色变得非常的沉重，注视了半晌，忽然吁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冷姑娘！你暂时停下吧！”

冷雪竹惊道：“于伯伯！你老人家的意思？……”

于凡拂着颔下的长须，点点头说道：“是的！本来熔炉开炉发火之后，是不能轻易停歇的！但是，现在很意外地发生了一个问题，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，熔炉如此昼夜不停地拉下去，也不会有什么结果。”

冷雪竹此时心里有一点慌乱，她急着说道：“于伯伯！是我做错了什么事了？忘记某一桩事情了？”

于凡说道：“冷姑娘！你不必着急，这事得慢慢从长计议，与你无关，并不是你做错了什么。”

冷雪竹注视着面前那两人合抱大小的熔炉，里面正熊熊地抽着两三尺高的火舌，火是那么样烈，但是，她那柄宝剑，在熔炉里面丝毫无损。

于凡说道：“走吧！我们且到外边坐下来商谈，从容设法。”

冷雪竹放下风鼓，心情顿时就如同万斤巨石，压上心头，随在于凡的身后，慢慢走到石洞的外间。三个人刚刚坐定之后，朱若熙也匆匆地从外面走进来，脸上露着喜悦的笑容，向冷雪竹说道：“雪竹！我方才跑到长白山的一堵最高的石笋上，立了一面小旗，如果大青鸟它能飞翔到这里来，它就可以找得到我们，我们也就可以和夫人联系上，你这一连串的经过，早就应该禀告师尊才对啊！”

朱若熙显然是很高兴，说话时语气急促，微微气喘，但是，她忽然发觉到这石洞里的气氛不对，尤其是冷雪竹姑娘的一双眉峰，几乎锁到一起去，她停下脚步，讶然地问道：“雪竹！你是怎么的了？是铸剑之事有了问题么？”

冷雪竹站起身来，于凡却说道：“巴夫人说的不错！铸剑之事，有了一点问题，我们现在正准备商谈，巴夫人适时来到正好。”

朱若熙脸色也随着沉重下来，上前挽住冷雪竹，坐到一旁问道：“于庄主！是很严重的问题么？”

于凡苦笑了一下说道：“我要先请问一下冷姑娘，这柄剑，不幸断在看守‘阴灵松子’的神兽之口，万一不能使断剑复元？令师是不是就会有……”

冷雪竹大惊抢着说道：“什么？于伯伯！你是说这柄剑没有办法铸成么？”

于凡摇着头说道：“冷姑娘不要惊惶，我只是这样问，万一这柄断剑不能复元之时，令师会有何种责罚于你？”

冷雪竹黯然说道：“不是师尊责罚与否的问题，而是我自己良心难安，即使恩师丝毫不责，但是，师门至宝毁在我的手里，我有何面目去见恩师？”

于凡沉吟了一会儿，点点头说道：“冷姑娘的心情，我很能了解！我可以告诉姑娘，这柄剑我是可以铸好的，但是，眼前有一个关键，必须要向你们说明白。”

他站起来，带着大家走到里间，指着那熔炉里说道：“令师这柄剑，是闻名天下的银丝柳叶剑，是武林中的一件至宝！剑的本身，是红毛铁，孩儿铁，和寒铁合熔久炼而铸成，所以能够软如棉，而又截金断玉！按说，这种合熔的钢剑，在这样火里不致三天不熔的，这中间可能就是令师久居天山，银丝柳叶剑在令师手中，又终年处在冰天雪地之中，阴气太盛，炉火一时无法对它起相制之用，所以熔化不了！”

朱若熙一听，也觉得这事情太严重了！

冷雪竹连忙问道：“于伯伯！是不是再要时间久一些呢？”

于凡摇头说道：“三天不能熔化的东西，已经到了极限！就是再炼三个月，也是这样！”

冷雪竹脸色苍白，呐呐不能成言。

朱若熙在一旁问道：“于庄主！难道就没有法子么？”

于凡说道：“法子是有！巴夫人和冷姑娘一定听说过，春秋时代有一位冶剑的名家，干将莫邪夫妇，因为久炼不化，炉火不能凝结，后来莫邪跳入炉中，于是炉火凝结，精铁炼化……”

冷雪竹突然眼睛光棱四射，立即说道：“于伯伯！你的意思是也要……”

于凡连忙摇着手说道：“姑娘不要误会！我的意思不是也要有人跳到熔炉中去，因为银丝柳叶剑本身已是炼成之物，与干将莫邪当初那种精英铁石不同，还用不着如此严肃处理！只要有一点纯阴的血肉之躯，投入炉中，使炉火得而凝聚，就